



中国红军征战纪实丛书

傅建文 著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
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

血染的神话



97618

125
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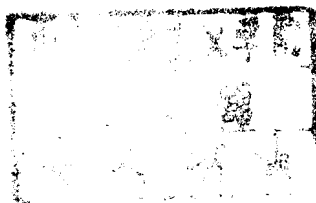
血染的神话

——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

傅建文 著



200201913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1011

新登字(京)118号

21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染的神话: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傅建文著.-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

(中国红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0804-4

I. 血… II. 傅…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375

字数:296千字 印数:1-11,000

定价:15.00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懵懂的棋局 (1)

- 迷茫的红一团，指战员们在猜谜
- 核心层关于远征的一次极机密的谈话。项英再三告诫：警惕毛泽东
- 蛰伏的潜龙。黄昏古刹的黄檗树下初露心扉
- 贬职第五军团的总参谋长，尖锐批评最高领导层
- 周恩来探望焦躁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忧伤的话别
- 依依惜别于都河……

第二章 在“统一”的旗帜下 (40)

- 权力顶峰的权谋家。惊闻红军突围，不无欣喜：下山猛虎，不难擒获
- “南天王”的“保境安民令”
- 小诸葛急如星火。刘斐献计：关门送客
- 负气上任的前敌总指挥。衡阳部署湘江会剿

目 录

第三章 染血湘江 …… (68)

- 刚愎自用的日尔曼人面对险恶的湘江依然如旧，下令强行冲网
- 第一军团恶战脚山铺。冷峻如常的军团长林彪
- 第三军团伤亡惨重。彭德怀双眼冒火
- 纷乱的渡口。毛泽东问周恩来：我们怎么忘了一个最起码的军事常识
- 在界首的临时指挥所里……
- 第八军团的悲剧……
- 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之死

第四章 曙光初露 …… (112)

- 何去何从？不协调的端倪
- 中央队三人团的“阴谋”
- 通道会议，周恩来转向……
- 桔林里的密谋。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 突破乌江天险
- 智取遵义城
- 神话般的团队。黔北长追

第五章 大转折 …… (159)

- “阴谋”的胜利——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 土城之战，红军遇上了硬角。朱德的大将风范
- 失利后的思索。无与伦比的大构想
- 一渡赤水。挺进扎西。二渡赤水。娄山关攻

坚战

- 悲痛的力量。战果显赫的遵义战役
- 在遵义辉煌的历史中，一个不能忘记的生动的场面
- 毛泽东的执拗。三渡赤水。四渡赤水

第六章 晦暗的日子

..... (214)

- 鱼和熊掌都不可得，王家烈败走麦城
- 风雨贵阳城。蒋介石承认：我们的人不管用
- 长追将军的苦与愁.....
- 云南王的拉打战术

第七章 不朽的丰碑

..... (242)

- “中央军”受到隆重欢迎，第四团一日连下三城
- “中央军”再度建功。巧渡金沙江
- 会理风波。林彪挨训。彭德怀受屈
- 过彝区，刘伯承和小叶丹结盟
- 夺取安顺场。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
- 飞夺泸定桥。刘伯承感慨万千
- 翻越夹金山。意外的惊喜

第八章 草地风云 (291)

- 热烈的情调。拥抱张国焘
- 风云初起，北上与西进之争
- 权欲扩张，风波迭起，阴影越来越浓重

目 录

- 未完成的战役计划。无奈的决定：过草地
- 永远满足不了的权欲。破釜沉舟之心
- 死亡之旅。凄厉的“景观”……

第九章 走向黄土地

..... (328)

- 野心昭然。大分裂……
- 夺取腊子口。“云贵川”的殊功
- “剿匪”消息。长征最后一战。毛泽东那激动人心的演说

第十章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 (349)

- 峨眉秋意凉。未竟的“使命”……
- 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王牌师”。胡宗南的“奇计”：放午炮吃饭
- 红军东征，阎锡山赔了夫人又折兵
- 张学良在西北剿总。西安事变

尾 声：高原情思 (376)

第一章 懵懂的棋局

●迷茫的红一团，指战员们在猜谜

仲秋季节的赣南，霜露已把山峦间涂染了一层颜色。枫叶红了，杂树灌木叶和野草黄了，略带浅黄的油茶花正含笑怒放，一片红黄灿灿，唯四季长青的古松老柏依然，在亮色间显眼地突出那种老成的墨绿——这便是一幅典型的油画般的南方秋景图。

然而，这种诱人的景色，对刚从狮子岭阵地撤下来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一团的指战员们来说，陡然添了一种恍然若失的莫名惆怅。战场失利的阴影还笼罩着，自9月上旬始，红一团便根据上级“阵地决战”的命令，在兴国县西北的高兴圩、狮子岭一带死守了一个多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不得不放弃阵地，趁暗夜撤往和苏维埃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毗邻的于都。撤下来却又泛愁绪，这块红区的中心地区失去了往日祥和的欢乐气氛，替代的是一种动荡的情形。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白天里在上空低飞盘旋，时不时扔下一两颗炸弹；国民党

“蓝衣社”和“复兴社”的特务及土豪劣绅“剿共团”和“靖卫团”的人员四处在活动，造谣惑众，扰乱民心，不少群众和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纷纷到部队来打听消息，询问前方战况，种种担心与不安的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这一切使得不到上级任何具体指示，又对敌我态势及战争发展趋势不甚明了的指战员们更加惆怅，不满和焦躁的情绪在蔓延。

红一团的团干部们也同样陷入了困惑中，他们有效的工作就是尽最大努力稳定部队，再就是依惯例扩红。第五次反围剿持续近一年了，红一团消耗严重，虽然随打随补，但到狮子岭一仗结束，全团损失过半，仅剩 1400 余人——与主力团队的编制相差甚远。然而，扩红也不是一件容易事，由于长年恶战，扩红亦如抽丝一样，红区青壮年越扩越少，幸亏于都和瑞金两县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全力支持，这才动员 300 多青壮年来到了部队，让红一团略略显得丰满了些。面对种种窘况，素来沉稳持重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也不禁愁肠满腹，他始终弄不明白的是：昔日生机勃勃的红区怎么会衰落到如此地步？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就是这时来到红一团的。他生就一副刚毅相，浓眉虎眼，又兼性格直爽，快言利语，很易和人接近。正因这样，他一进团部的门，杨得志几乎连寒暄的话也没有，迫不及待地便问：

“师长，是不是给我们带任务来了？”

李聚奎摇了摇头。

杨得志和团政委黎林对视了一眼，问：“那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如何说才好。”李聚奎沉吟了一下，显是有些顾虑，表情也转严肃：“敌人已经占领了石城，最近点离瑞金已不足 20 公里，离我们现在的位置更近，形势极严峻。听人说，中央政府的金库已开始转移了，有一部分银元可能要发到部队分

散保管，中央医院也在动员尚能行动的轻伤员出院，而那些重伤员则可能要安置到群众家中去……看样子，部队可能有大的行动。”

李聚奎的声音越压越低，到“大的行动”几个字，几乎是一种耳语的程度。正因如此，杨得志和黎林才感到了一种强震动。杨得志急切地问：

“是要打出去吗？方向在哪里？”

李聚奎又是摇头：“天知道，上面没给我透一丝风。”

杨得志和黎林不禁有些失望，黎林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只好向部队作动员了。”

“别作，暂时别作。”李聚奎的神态已是一种严峻：“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猜测，具体情况我一无所知。我之所以把这些告诉你们，是让你们思想上有个准备。先不要对下面说，也说不清楚！不过，越是在这种局面混沌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做主要干部的越要挺住，怎么也不能乱了部队！”

李聚奎就这样扔下了一个闷葫芦，杨得志和黎林由衷地感到了一种苦涩的滋味。李聚奎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几天后，师作战部门通知团里派一个人去师部领东西，杨得志派侦察参谋肖思明去了。肖思明很快便赶了回来，一进门，气嘟嘟地把一卷纸往杨得志面前的桌上一扔。

杨得志盯了他一眼：“你这是干什么？”

肖思明好像在和谁赌气，嘟哝道：“你看吧，地图。”

“哪里的？”

“湘南的。”

“湘南的？”杨得志有了诧异：“那师里有什么交代吗？”

“屁！那些人只管发地图，一问三不知，什么不讲还不说，你多问两句，他们还说你狗咬耗子！”

肖思明越说气越足。也难怪，他还不满18岁，因为年龄小，长着副娃娃脸，又姓肖，平时大家都戏谑地称他“小”参谋。看着他一脸的孩子味，杨得志笑了，顺手展开桌上的地图，脸上的笑容立马见收。这是一幅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可能是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地图上的标志地域是酃县、桂东和汝城一带。那么，这是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吗？可是，以往师里配发地图时都有详细而具体的交代，这次却滴水不漏，为什么？真是令人费猜的谜！

●核心层关于远征的一次极机密的谈话。 项英再三告诫：警惕毛泽东

“大的行动”在决策层早已进入了紧锣密鼓阶段。此际，一次极端机密的谈话正在瑞金沙洲坝附近李德的“独立房子”里进行。

“独立房子”是李德到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专门为他修建的一处单独的房子，置于水稻田四面包围的一个孤立的土坪间，唯一一条田间路通往前面不足300米的小村庄——这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再过去一点，就是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这里又遥对着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观音山，联系倒是十分便利。“独立房子”并不大，一堂两厢带一偏棚。东厢是李德的卧室，简简单单的，除床铺、桌椅和必备的生活用品外，显眼的就是桌上叠放着的几本战术书籍和一品儿放着的几个咖啡筒；西厢是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的住处，门板床面对面开着，由此可见两人间的和谐程度；偏棚里则住着配大刀和毛瑟枪的警卫员及会烤面包的炊事员，他们一如部队中的红军战士一样简朴；只有堂屋

中布置得略显奢侈些，壁上挂满各式各样的军用地图，地图上标满红蓝标记——这说明它的主人是一位喜欢并精于图上作业的专家，堂屋中央一竖摆着两张八仙桌，桌上铺着红绒布，是用来作会议桌的，桌四周摆着一圈楠木椅子。然而，别看“独立房子”不大起眼，但中央和军委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这个时期的重要决策也无不和房子的主人产生直接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左右着中央苏区乃至中国革命的命运。

眼下，就在堂屋的会议桌前，围坐着最高三人团的两个主脑——博古和李德，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项英。三人均着灰色军装，李德打横主坐，博古和项英分坐左右两侧，但坐的距离很近，可以保持密语的程度。李德也吩咐过警卫员：谈话期间，未经喊叫，任何人不准进屋。

谈话是在一种亲密而严肃的氛围中进行的，博古先入主题：

“关于中央苏区的留守问题，我们已经研究过好几次了，这次是不是一锤敲定？”

博古用中文说完，又用俄语对李德重复了一遍。

李德点了点头。

“那我们先确定中央分局的人员？”项英用探询的目光看了李德和博古一眼，见无异议，便翻动着手中的长条形笔记本：“我这里拟定了一份名单，还可以再定夺一下，不合适的便调换。”

项英直接把名单递给博古，博古匆匆扫了一遍，然后用俄语转呈李德：

“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委员——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

博古读得很有节奏，每个名字后面都留了一段空隙，以便让李德对人选有重新审视思考的时间。李德不动声色地听完，那双高傲的日尔曼人的灰眼睛翻转了一下，问：

“陈毅同志能否坚持工作？”

博古会意，转译时作了一些阐述：“李德同志担心陈毅的伤势，能否担负职责？尤其还准备让他兼任中央办事处主任。要不要再商榷一下？再者，他的情绪……李德同志最关注这一点！”

项英垂目思考了一会，这才说：“不错，陈毅这个人身上有不少毛病，这也许是一种共性，像他那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资产阶级的温情情调。读书吟诗，一派温文尔雅的酸模样，在政治上则表现出阶级出身的动摇性，一不留意便滑向右倾机会主义。这一点……周恩来也不例外。不过，这个人也有他的长处，性格坦率，为人诚实，没有权力野心，工作上有一定能力。这一点，也和周恩来有些相似。正因这样，我看还是可以放心，他的右倾情绪，我们可以和他展开斗争嘛！反正他是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之下，不可能让他滑很远。至于他的办事处，在他养伤期间，我可以兼管，正好党政统一嘛！”

项英这么一说，博古便认同了，他是个喜欢干脆的人，翻译完项英的话后便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既然如此，我看就这样敲定。”

“好吧。”李德首肯，然后冲着项英的方向，用郑重的口吻说：“项英同志，这次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是争取战略主动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是扩展根据地的一项灵活政策。因此，中央苏区的地位更为重要，我们把你留在苏区，是考虑坚持苏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它的确需要一个政治上绝对可靠、军事上经验丰富的负责人来领导。基于这点，我和博古同志商定，让你兼任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项英一阵激动，他当然明白这种任命的真实内涵！今后，偌大一个中央苏区，便是他展示宏图大略的宽阔舞台了，但他是一个善于把感情内敛的人，留在脸上的近乎只是一种庄重，口吻亦郑重：

“我接受这一任命。”

“最重要的是，”李德又强调道：“中央苏区根据地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理解和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是中央苏区根据地能否壮大和发展的关键！”

项英点点头。

李德和博古知道，在项英的精神世界中，共产国际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正是他们把中央苏区交给他而不交给中央苏区的创业奠基者毛泽东的缘故。是的，他们需要的是对共产国际和他们的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而不是什么独立自主的精神。

“还有，必须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正确的军事路线。”

李德站起来，高大的身躯像一根顶梁的柱子，这让博古和项英产生一种仰视的感觉。他走到壁上悬挂的赣南军用地图前，指着用精确线条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间的菱角地形说：

“这就是你们的基本阵地，一定要坚守，不仅如此，还要尽可能地扩展。”

说话间，李德用手势在菱角地区四周划了一个大圈。

项英对着地图愣了很久，他不熟悉图上作业，无法把图上疏疏密密的线条变成活的山山水水，也就无法设想出未来如何坚守的情景，呈现在脸上的便是一种茫然的神情。

李德仍沉浸在他的思路中：“当然，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军队的气焰会更嚣张一些，万一他们杀进苏区，你们要在苏区内部和四周进行游击战争，搅得他们日夜不宁，绝不能让他们建

立起反动统治。红区永远是红的！你们应该明确，一待时机成熟，你们要配合主力红军进行反攻！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仍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

博古倒先给李德鼓动起来了，兴致勃勃地接话说：“这是一个宏伟的战略目标，你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完成这个目标。你们放心好了，苏区的坚守和扩大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当你们重新归来时，中央苏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根据地！”

这是项英的真实想法，过高的自视使他不允对自己的自信心有点滴怀疑，何况他认为他熟知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史，当年的毛泽东不就是凭几百号人创下了中央苏区的基业么？潜意识里，他是把自己和毛泽东放在同一个基点上思考的，他相信自己会比毛泽东干得更出色。

李德甚是满意，点燃一支“白金龙”牌香烟，边吸边踱步：“工作上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

“这个……”项英颇是犹豫，但事关自己在苏区的成败，他还是提了出来：“李德同志，我觉得苏区留守兵力少了一些，由中央分局指挥的仅第二十四师和3个独立团，不足两万人，战斗力都比较弱，能不能增加一些？”

李德不耐烦地把烟灰敲在咖啡筒做的简易烟灰缸里，显然对这种讨价还价不满意：

“不能再留了，主力部队西进的任务更重，蒋介石一觉察，势必穷追不舍，恶战在所难免。这对你们却是一种有利的形势，视线转移了，压力减弱了，不会比我们更困难。你们的兵力不少了，除你说的由中央分局直接指挥的一个师又3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4个直属团，还有各县的独立营和游击队，全部武装力量已超过3万人！”

博古翻译后又补充：“还有3万余名伤病员……”

项英嘟哝道：“这只是负担。”

“你可以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休养生根，很快就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骨干力量！”

说这话时，博古脑中浮出一个清清瘦瘦且长发凌乱的中年智者形象，这个人在这方面是极有办法的，但他也极为忌讳这个人，当然没说出来。

项英没有理会博古，继续申述：“还有老弱病残，像何叔衡这样年老体衰的同志，像瞿秋白这种重病吐血的同志，都扔给我们。我们有限的部队要投入保卫苏区的作战上，怎么顾得上保护他们？”

博古有些生气了：“那你难道要他们跟着大部队走吗？岂不更难？不拖死拖垮才见怪！本来，按照我的意思，徐特立、谢觉哉这批老同志也得留下，要不是洛甫同志坚持……不谈这个，你们可以想想办法，环境许可的话，你们可以把他们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是对他们最妥当的安排！”

项英从博古的话中敏锐地觉察了另一种东西，关注点立即转移了，问：

“洛甫的意见是不是受毛泽东的影响？”

博古断然否定：“怎么可能？不会的。”

项英叹口气：“不是就好，我总有一种担心。”

李德嘴角微微扬起，写在脸上的便是他独有的僵硬的孤傲——这表情为博古和项英所熟悉，似乎可以从上面读出“不屑”二字来。项英没大介意李德的神态，介绍道：

“毛泽东这人不是个简单人物！他是个典型的农民知识分子，一脑子封建农民意识，自己没读过多少马列主义，却大言不惭地讽刺马列主义者言必称希腊，可见顽钝！但他是奉古

为典的，什么《三国志》《水浒传》《老子》《庄子》，言必引古，弄得人云里雾里。正是这些灌满了他的脑袋，培养了他的权力野心，表现出极深的城府，流露出一肚子狡黠的农民式的弯弯绕绕……”

项英的话多多少少在李德心中引起了一些共鸣。到中央苏区后，他和毛泽东谋面的时候并不多，总共也不过十来次，可每次都是一种记忆——一种不太愉快的记忆。记得他来后第一次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以多数压少数通过了“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式，毛泽东是少数反对者之一。但他的反对是隐晦的，借用了古人的话：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翻译过去，他不知所云，更不知出处，然而反对的意思却是可以猜到的，这不由令他大为光火，印象是算深刻了，以后的几次谋面，次次都在加深和巩固这种印象。毛泽东那安然沉稳的态度，倔强独立的个性，机敏含蓄的谈话，总使他感到格格不入，犹如芒刺在背。当然，最令他恼火的还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态度，他认为，毛泽东是用一套典型的农民实用哲学曲解马克思主义，用一种绿林习性阻挠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贯彻国际路线，这是他最不能容允的。然而，他孤傲的个性又不免使他对毛泽东有一种轻视：

“这个人是多长了几根刺，但充其量……无非是一个精明的土包子。”

项英不这么看：“他的手腕很高！整人有一套。我刚到苏区，正好碰上了肃反，发生了富田事件。本来，他的政治倾向是向右的，但在处理富田事变时却左得出奇，为什么？还不是借机整掉那些反对他的人嘛！他拉拢人也很有一套，死心塌地的追